

·大型长篇连续系列小说·

问鼎<sup>3</sup>

# 角逐群雄

何常在◎著

主政一方，  
靠的是智慧、手腕、公心。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·大型长篇连续系列小说·

问鼎<sup>3</sup>

# 角逐群雄

何常在◎著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问鼎. 3, 角逐群雄 / 何常在著. -- 贵阳: 贵州民族出版社, 2013.7

ISBN 978-7-5412-2047-0

I. ①问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3 ) 第134652号

书 名 问鼎3 角逐群雄  
作 者 何常在 著  
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 
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 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0×1020毫米 1/16  
印 张 27  
字 数 520千字  
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 
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 
定 价 39.80元



## 01 小夏县长 / 001

夏想初来乍到,尽管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,不过也听出了七七八八。心想如果邱绪峰真是站在工作的角度来批评杨副县长,话虽重,也无可厚非。但如果其中有私人的情感在内,是因为他和杨副县长不和而借机打压,就由此可见邱绪峰的人品如何了。

## 02 局势微妙 / 039

夏想心想,还行,邱绪峰转变挺快,是个人物,也顺着他的话说:“感谢邱县长的关心,我昨天回燕市,正好遇到了燕省晚报的朋友,他听了我的事情之后非常气愤,非要拿到省报上曝光。我身为安县人,怎么能给安县的脸上抹黑,说什么也没让他报道。你不知道他,上一次就是他报道了燕市基层派出所野蛮执法的新闻,结果把燕市的公安系统搞得非常狼狈……”

### 03 频繁示好 / 082

一个副县长,连续被两个副省长拉着手说话,已经够让人瞠目结舌了。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,高省长刚走不久,作为会议的举办者、省政府的二号人物——省委常委、常务副省长范睿恒一出现,就引起了一阵躁动。工商界人士毕竟都愿意和范省长套套近乎,范省长可是位高权重的人物,一句话就可能给一家企业带来巨大的效益。

### 04 一明一暗 / 120

不过马万正对夏想的了解,也仅于表面,许多事情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比如夏想和连若菡之间亲密的关系,以及夏想对连若菡决定性的影响力,还有夏想和李丁山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,再有李丁山背后的史老是如何的可怕,等等,马万正并不清楚。夏想虽然现在只是副县长,但他却已经拥有了影响局势的能力和改变局势的关系网,只不过他还没面临关键时刻,还显示不出他惊人的力量罢了。

### 05 各怀心思 / 172

在夏想的印象中,纪委书记要么是笑面虎,要么是黑脸虎,看来秦拓夫是属于黑脸虎的类型。相比笑面虎,黑脸虎其实反而更好打交道一些,只要过了他的心理关,获得了他的认可,他就会露出本色的一面。而笑面虎就不一样了,时刻微笑,你不知道他的笑容什么时候是真诚的,什么时候又是笑里藏刀。

## 06 步步紧逼 / 220

事情还真是越来越复杂了,夏想听了不免头大。领先房产现在深陷西水别墅泥潭不可自拔,居然还想染指钢厂和药厂的地皮,难道是借此打一个翻身仗? 达才集团动心在他的意料之内,成达才对远景集团以开发森林公园为由,带动周围房价升值的策略看得一清二楚,虽然知道了远景集团的意图,但还是晚了一步,没有抢上森林公园的地皮。尽管他现在又开发了人民广场,如果有一个可以沉痛打击远景集团的机会,他自然不会放过。

## 07 风声鹤唳 / 268

王鹏飞似笑非笑地看着陈风,心中微微感慨,夏想这个小朋友还真不简单。一个副县长的事情,不但省委的常委会上大加讨论了一次,在市委常委会上,让书记高调表态要对他表彰,还让市长动情地演说一番。不管他本身有没有足够的资本,至少他在各方势力交手之时,充分利用了各方势力的弱点,转化为他自己的优势。

## 08 四方云动 / 313

夏想看到王鹏飞看似漫不经心地一问,实际上眼神坚定,心中恍然大悟,原来他刚才是虚晃一枪,真正的目的是想问清沈复明事件的幕后之人。夏想越想就越对宋朝度佩服不已,他沉寂两年,几乎被人遗忘,出手一击,引得所有人都纷纷猜测,却没人知道他是谁,果然不同凡响。

## 09 各取所需 / 351

谭龙下一步要升常务副，正是春风得意之时，正从崔向办公室出来，准备下楼，一抬头，却看见方进江笑容可掬地向夏想挥手，心里顿时起了疑心。方进江身为组织部部长，架子一向大得很，就是自己去他的办公室，他也未必送他出来，更何况是站在门口笑脸相送，不知道的，还以为夏想是省里的领导。

## 10 情定一生 / 387

副省长以如此的低姿态现身夏想的订婚仪式，众人在大吃一惊的同时，都纷纷站了起来，以示恭敬。陈风是副省级干部不假，但他毕竟只是燕市的市长，虽然说从权力结构上来说，未必比身为副省长的高晋周小。但高晋周毕竟是名正言顺的副省长，是真正的省级领导，官场上的规则在座的人谁不懂？副省长在旁边站着，再低调他也是副省长不是？

## 01 小夏县长



### 二十八岁的女县委副书记

夏想初来乍到，尽管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不过也听出了七七八八。心想如果邱绪峰真是站在工作的角度来批评杨副县长，话虽重，也无可厚非。但如果其中有私人的情感在内，是因为他和杨副县长不和而借机打压，就由此可见邱绪峰的人品如何了。

安县位于燕市西部，全县都在太行山之中，是一个多山少地的农业县，比起坝县的优势就在于，安县有现成的旅游资源，交通也算便利。虽然地少，却很优良，再加上山中气候温和，可以种植常见的果树，所以安县在燕省之中，不算一个穷县。

安县的县城和燕市有省道直通，路况还算不错。夏想背了一个背包，既没有让燕市派人去送，也没有通知安县派来人接，一个人坐上了燕市直达安县的长途客车。

出燕市不久，就可以看到连绵的山峰。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，光秃秃的山上开始披上了一层黄绿，路边的小草也开始返青。尽管天气还是有些冷，夏想还是将车窗打开一条缝，让山中清新的空气尽情地吹入车内。

冷风一吹，头脑就格外清醒。

本来他一个人坐在双人座紧靠窗户的位置，路过一个小镇的时候，上来不少人。夏想也没留意人群上上下下，依然目不转睛地看向窗外，他感觉到旁边的空位上坐了一个人，也没有扭头看上一眼。

汽车启动后，旁边的人不安地动了几下。汽车的速度一快，从窗外吹进来的风就越大，凉意袭人。旁边的人终于忍不住了：“请你把窗户关上！不要只顾自己吹风，不考虑别人的感受。公共汽车是公共场所，请不要因为你一个人而影响了大家。”

是一个女子的声音，普通话很标准，只不过口气有点不善。本来就是一句话



的事情,她非要用讥讽的语气,让人听了多少有些不舒服。再说夏想只开了一条小缝,风只能吹到自己,被她一说,好像他一开窗户,就把全车人害了一样。

夏想扭头一看,见身边坐了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子,穿着一件藏青色的上衣,下身是青灰色裤子,脖子上还围了一条土黄色围巾,整体颜色偏暗。不过她长得倒是可以,小巧的罗马鼻,嘴巴也不大,唇线比较明显,肤色较白。只是一双眼睛看人的时候,目光中全是审视和冰冷,仿佛所有人都欠她什么一样。

见多了连若菡的美貌和曹殊薰的靓丽,眼前的女子虽然也算上乘姿色,不过落在夏想眼中,不至于有惊艳的感觉。当然,她的成熟和风韵是连若菡和曹殊薰无法相比的,不过美则美矣,她的目光过于犀利,让她的漂亮如一道刺目的光芒,让人生不起任何亲切之感。

尽管她的话不好听,夏想还是冲她笑了笑,然后关上了窗,没有再说话。

女子也没再说什么,靠在座位上闭目养神。

过了十几分钟,她突然咳嗽起来,而且越咳越激烈,大有感冒的趋势。夏想虽然觉得她刚才说的话有点刺人,不过还是关心地问了一句:“你没事吧?”

“有事!”女子非常不满地看了夏想一眼,“要不是你刚才开窗吹进了冷风,我也不会感冒。说到底,都怪你!”

夏想向车厢中看了一眼,说道:“不能完全怪我吧?车里空位不少,是你自己偏要坐在我旁边的。你自己主动过来吹了冷风,怎么又怪我了?”

“我既然坐下了,你为了照顾别人的感受,也应该主动关上窗户。你不但关窗户,害得我感冒了,现在还振振有词,怎么会有你这样蛮不讲理的人?”

“我的窗户本来就开着,你既然不喜欢吹凉风,就应该找一个没有开窗户的座位坐!”夏想生气了,见过不讲理的,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!“是你自己坐到了风口,然后被吹感冒了,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咎由自取!你却来怪我,世界上没有这样的道理!”

女子被夏想说得哑口无言,张着嘴却说不出话来,愣了片刻,毅然起身坐到旁边的座位上,还不忘狠狠地瞪了夏想一眼:“诡辩!”

夏想没有理她,对于这个不讲道理的人,你和她生气是不明智的选择,最后不但会被她气得够戾,还落了下乘。

车到安县城之后,夏想下了车,问清了县委大院的所在地,正好离下车的地方不远,就安步当车步行过去。

安县城不大,但街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,汽车、三轮车甚至还有马车,乱成一团。夏想老老实实地走在便道上,还差点被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农撞上,不由笑着摇了摇头。安县离燕市不远,还不到一百公里,且不说繁华程度,光是交通秩序就有天壤之别。

不过想想也没有什么好埋怨的,基层工作就是这样,就得和老百姓离得近才看得清楚。

走了十来分钟,就来到了县委大院的门口。

安县的县委县政府不分家,在一处大院办公,门口并排挂着两个牌子,分别写着:中共安县委委员会、安县人民政府。大门是两排铁门,铁门上锈迹斑斑。一进门,就有一个门卫室,里面有一个正在打瞌睡的看门老头儿。

比起市政府的高度警戒,安县县委的大门,和不设防没有两样。

夏想见看门老头儿睡得正香,也就没有打扰他,迈步就向里面走,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严厉的声音:“站住!你是谁,哪个单位的?来县委有什么事?请到门卫室登记一下!”如果说话到此为止,还没有什么,不过有些人说话总是喜欢话里带刺,仿佛不这样说话就难受一样,“你当你是谁,县委大院是想进就进的?县委大院不是菜市场!”

后面的补充完全是废话,但正是这废话让人听了格外刺耳。夏想就微微皱眉,为什么世界上总有些人喜欢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?明明一句话就可以让人高兴地把事情做成,却偏偏要多说几句难听的废话,让人听了不顺心不高兴。

难道有些人天生就是麻烦制造者?

夏想不用回头就已经听了出来,身后刺耳声音的主人正是汽车上和他闹过矛盾的邻座。

经她一吵,半睡半醒的看门老头儿也立刻惊醒过来,慌忙从门卫室出来拦住夏想:“你来登记一下,怎么不说一声就往里面闯?这里可是县委大院,里面都是头头脑脑,你惹不起!看你年纪轻轻的,我就不说你了,下次注意。”

夏想不会为难一个门卫,况且是个老人,他笑呵呵地点点头:“老人家贵姓?我刚才看你正打瞌睡,就没好意思叫你。还有,我也不是外人,以后也要在这里上班,所以也就没有登记……”

邻座女子在旁边冷冷地看了夏想几眼:“你来这里上班?你叫什么名字?哪个部门的?”其实话说到这里,也算是正常的问话,不想她停顿一下,又多说了一句,“就凭你坐在车上只顾自己而不在意别人感受的做法,我就敢说,你不管在哪个部门工作,都不会受人欢迎。”

夏想心里又来气了,本想当面顶她两句,不过一想在汽车上就谁也没有说服谁,现在再争论就差不多相当于吵架了,就说:“你别说,你还真说错了,我工作过好几个地方了,和大家相处得都很愉快,所以请收起你的武断,不要妄下结论!”

说话间,夏想已经在门卫室的来客登记簿上填写好了姓名和单位,老头儿拿起来一看,顿时瞪大了眼睛,惊讶地说道:“夏,夏县长,您就是新来的夏县长?”

邻座女子一听夏想就是即将走马上任的副县长,也是愣在当场,微微怔了片刻,最后她还是主动伸出手来:“我代表安县委县政府,欢迎夏县长来安县工作,我是梅晓琳!”

梅副书记?和邱绪峰同样来自京城的梅晓琳?夏想也是无比惊讶,按说以梅晓琳的身份,前往安县的一个小镇,应该坐专车去,怎么会一个人坐公共汽车?

副书记肯定是有专车的，倒是自己这个副县长，排名又靠后，以安县的经济实力，未必能配得上专车。

夏想见对方客气，他也就客气地说道：“原来是梅书记，还真是巧了。汽车上的事情，我向梅书记表示抱歉，确实是无心之过。”不说其他，单是梅晓琳只身一人坐公共汽车出去，不管她是公事还是私事，都让他高看一眼，起码她还有特立独行的一面。做样子也好，性格如此也好，比起少年得志就喜欢到处张扬的其他人要好了许多。

尽管她的脾气有些古怪，但人都有复杂的一面，至少她坐公共汽车出行的方式让夏想产生了好感。

梅晓琳淡淡一笑，以一副轻松的口气说道：“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不提也罢……夏县长怎么坐公共汽车过来？早先打个电话，县政府派车过去接你多好。副县长上任，自己坐车，多寒酸。”

是试探还是讥讽？夏想暗笑，也没多想，如实说出心中想法：“没什么，本来燕市离安县就不远，自己坐车一个多小时就过来了，要是派车来接，又要等又要折腾，太麻烦了。再说梅书记不也是以身作则，自己坐车出去？”

梅晓琳显然对她自己坐车的举动很在意，被夏想一说，微带自得地笑了：“身为领导干部，就要以身作则，不要光讲口号不做实事。安县经济不太好，平常我们出去办事，能坐公共汽车就尽量坐公共汽车，不但可以节省办公费用，还可以深入到百姓中间，了解到百姓真正的需求！”

一番话让夏想对梅晓琳刮目相看，不是说她和邱绪峰一起控制安县政局，要架空李丁山吗？怎么初次接触下来，除了性格有点傲慢且不讲理之外，作风倒是挺务实，也有一颗为民之心。当然，他也不是完全就相信梅晓琳不是故意作秀。

夏想点头表示赞同：“梅书记这话我完全赞成，基层百姓的真正需求有时传不到我们耳中，只有真正深入到他们中间，才能听到他们的所想。没想到我今天一来安县，就遇到了梅书记微服私访，真是幸事。”

梅晓琳被夏想一夸，脸上突然浮现一层红晕，她陪着夏想向办公大楼走去，边走边说：“谈不上微服私访，就是有人上访，说是旦堡乡党委书记借推广果树种植之机，中饱私囊。县委派人调查，说是子虚乌有之事。我不太相信，就自己下去走访。”

“结果呢？”夏想一听也来了兴趣。一般被百姓上访的领导干部，十有八九都有事。老百姓比较老实，除非遇到了实在活不去的困境，一般很少上访。

“结果我走访了几家农户，还真没有发现问题，可能还真是政敌打击报复，故意散播的谣言。”梅晓琳一副沉思的表情，摇了摇头，“旦堡乡党委书记厉潮生口碑一向不错，旦堡乡这几年的工作也开展得有声有色……”

说话间，二人已经来到了楼下，这时从楼里走出一人，身材高大，宽脸宽额，不胖不瘦，体形保持得不错。既有运动员式的健壮，又有书生式的儒雅，难得地将两种风格结合在一起，可以说是相貌堂堂，不由自主暗暗叫好。

梅晓琳一见来人，向前一步，微微一笑：“邱县长，好巧……正好我来介绍一下，新任副县长夏想……夏副县长，这位就是邱县长！”

邱绪峰脸上闪过一丝惊讶，微微一怔，随即露出了宽厚的笑容：“欢迎夏县长，欢迎。”话说得很热情，却只和夏想轻轻一握手就松开，然后不再理他，扭头对梅晓琳说道，“梅书记，今天的收获如何？”

敌意，夏想从邱绪峰的冷淡中察觉到了明显的敌意！

看来，邱绪峰非常清楚自己和李丁山之间的关系，也明白自己这个副县长肯定是要和李丁山联手，只是为什么没有在梅晓琳身上发现她对自己的敌视？

除了因为窗户事件而引发的不快之外，梅晓琳在得知他的副县长身份之后，态度反而好了不少，难道说传闻中梅晓琳和邱绪峰联手的事情，有假？

“没什么收获。”说到旦堡乡的事情，梅晓琳情绪就有些低落，她冲邱绪峰摆了摆手，“邱县长有事就先去忙，我带夏副县上上楼就可以了。”

邱绪峰没有多说，点了点头，看也未看夏想一眼，转身上车而去。

梅晓琳似乎没有意识到邱绪峰对夏想的故意冷落，她向上一指：“你的办公室在三楼，要不要我带你上去看看？”

“还是不麻烦梅书记了，我自己上去就好。”夏想现在就想上楼先休息一下，然后去找李丁山谈谈。

梅晓琳也不勉强，说道：“那好，那我就先去忙了……”她转身就走，刚走几步又突然站住，“夏县长，有一句话我还是要对你说一下。你很年轻，比我还年轻几岁，算是年轻有为，应该说大有前途，不过在一些大事上不要犯糊涂，站错了队伍就不好了。”

夏想只是笑了一笑，没说什么。梅晓琳脾气是有点古怪，但相比之下，还是比邱绪峰好打交道一些，起码在她听到他的身份之后，客气有加，丝毫没有表露任何不满。本来他还认为梅晓琳或许没有和邱绪峰联手，不想最后一句话却还是暴露了她的真实想法：在重大问题上，她会和邱绪峰保持一致。

不管那么多了，夏想摇摇头，然后上楼，先到楼上找到政府办主任许梁，向他要了办公室的钥匙。

许梁四十岁左右，瘦高个，细长脸，小眼睛，笑起来的时候，眼睛眯得几乎看不见。他见夏想要找他领钥匙，热情地给夏想端茶倒水，又自我批评没有做好接待工作，让夏县长亲自过来，是他工作的失误，愿意接受夏县长的批评。

许梁就是要说说漂亮话，看看夏想是什么反应。他虽然已经知道会来一个二十五岁的副县长，不过见到真人之后，心里还是对夏想的年轻有点忌妒，又有点不满。想想他在官场上混了十几年，现在才是一个科级的政府办公室主任，而夏想满打满算进入官场才两三年，已经迅速地爬到了副县长的位置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！

不过许梁也就是气上一下，脸上却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满的情绪，因为他忌妒归忌妒，也差不多习惯了安县的怪现象……



## 安县怪现象

其实夏想在安县人大常委会选举的时候,就在燕市市委组织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,来过安县。只不过选举结束,确定了他的副县长任命,完成了组织交接之后,因为有事又回了一趟燕市,处理了一些事情。也就是说,正常的手续已经走完,只不过还没有正式上班而已。

今天应该算是第一天正式上班。

安县也就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县,但因为县长邱绪峰的原因,而变得不普通起来。邱绪峰今年才三十一岁,而他当上县长的时候,连三十岁还不到。想想看,一个有三十岁县长的县,和其他县一比,想不引人注目都难。

这还不算,没过多久,又调来一名副书记,不但是一名女书记,而且年龄才二十八岁!二十八岁的女书记,还让不让在下面奋斗十几年的基层干部活了?二十八岁,许多人连科级都没有到,更不用说实职正科。人家倒好,二十八岁的实职副县!

安县一下就成了燕市所有市辖县中的明星县!不是因为经济产值大幅提高,也不是因为政治上有什么重大事件,而是因为有两个年轻得过分的党政干部!

正当人们的惊讶还没有消退,还在议论纷纷之时,突然又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,安县将迎来历史上最年轻的副县级干部——年仅二十五岁的副县长夏想!

安县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就成为燕市所有的市辖县中,最引人注目也是话题最多的一个县。

并非所有人都知道邱绪峰和梅晓琳的来历,但不管是不是知道他们身后的家族背景,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清楚,二人绝对大有来历。一县之长和副书记,都是重要职务,没有后台没有背景,怎么可能如此年轻就身居要位?

对于夏想以二十五岁的年纪就官任副县长,大家除了震惊之外,对他的关注反而还不如对梅晓琳的多。作为一名排名比较靠后的副县长,夏想的重要性和梅晓琳不可同日而语,尽管他比梅晓琳小三岁,但政治上的年龄容易跨越,从副县长到副书记却不容易跨越。梅晓琳担任副书记一职,届满之后,几乎可以肯定能再升一格。而夏想的副县长,就远不如副书记乐观,因为有太多现实的例子,许多政府的副职,往往只干一届就销声匿迹了。

同时,也是因为大家都对夏想的来历比较清楚,知道他是陈市长的嫡系,曾任城中村改造小组办公室主任。所以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,夏想能到安县当副县长,肯定是陈市长一手操办的结果。

人们总是对未知的东西比较好奇,正是因为所有人都不太清楚邱绪峰和梅晓琳的来历,所以对他们的关注远超过夏想,其中又以对梅晓琳的关注最多。

毕竟官场是男人的天下，女性官员向来稀少。即使有，一般也是在妇联一类不太重要的部门，极少有担任要职的，几乎没有二十八岁就担任县委副书记的先例。

不过与邱绪峰的强硬并且敢于和书记对抗相比，上任之后的梅晓琳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低调，甚至连县委给她配的专车也很少用。只要在安县境内，只要通公车，她必定会坐公车出行。对她这般做法，有人称赞，有人却说她是作秀。

尽管大家对梅晓琳众说纷纭，不过她却依然我行我素。即使新任的书记李丁山上任以后，她也是一如既往，既不收敛几分，也不张扬多少。

许梁身为政府的办公室主任，直接对邱绪峰负责，和梅晓琳接触不多，但梅晓琳毕竟是管人事的书记，位高权重，也是他必须小心伺候的人。对夏想则不然，许梁的恭敬多半是一种对上司的习惯性举动，其实在他内心深处，对夏想还是有一点不以为然。

才二十五岁，不过是一个半大小子，能有什么本事？不知是走了什么好运，被陈市长看上了，居然就安排他下来当副县长，官场上的事情，还真是没个准！有时候论资排辈，差半年资历都不行；有时候又破格提拔，美其名曰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。

好与不好还不是领导口中一句话？何况夏想又是一个排名靠后的副县长，分管文教、卫生，都是没什么油水的部门，手中没多大权力，名义上是副县长，实际上和闲置差不多。安县上有县长邱绪峰大事小事都要过问，再有常务副县长盛大也是爱揽权之人，夏想资历浅，年纪轻，在政府班子里，估计说话没什么人听。

不过许梁担任办公室主任多年，表面上的文章还是做得十分漂亮。办公室主任就是一手茶壶，一手文件，领导伸左手就递文件，伸右手就递上茶壶，做的就是承上启下的工作。承上，就是对上奉承；启下，就是对下启发和领导。位置关键，非一般人所能胜任。

夏想有了在坝县和燕市的官场经验，对许梁表面上的热情还是分得清楚，他就算心中略有不快也不会当面发作。官场之上就是如此，在没有实力之前，别人都会有各种想法，你不能让每一个人都从内心深处尊敬你，除非你真正做出了成绩，否则一切免谈。

夏想也就没有在许梁面前摆县长的架子，而是十分客气地说道：“许主任言重了，我是自己要一个人过来的，就是不想麻烦大家。钥匙给我，我自己过去就可以了。”

夏想再年轻也是副县长，他要自己过去，许梁若真不陪同前往，作为政府办主任，就太不称职了。他见夏想的态度这么好，心里也就平衡了许多，就拿起钥匙带路，领夏想去他的办公室。

夏想跟在许梁身后，见他小碎步迈得极快，步伐却又掌握得恰到好处，知道他是一个有眼色会来事，又为领导服务多年的老官场。对于这样的人，需要采用

的态度就是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，不刻意拉拢也不故意打压。因为身为老官场，又身处办公室主任的职务，只要大面上过得去，许梁肯定会努力维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。

许梁陪夏想看完办公室，又说：“夏县长有什么需要和吩咐尽管找我……如果夏县长暂时没有别的事情，那我就先去忙了。”

夏想亲自送许梁到门口：“许主任辛苦了，从许主任的热情中能看出，你是一个工作认真负责的好同志。”

许梁一走，夏想才沉下心来，好好看了几眼真正属于自己的办公室。

安县的机构设置和坝县差不多，县委县政府在一栋大楼上办公。办公楼有些陈旧，看上去有些年头了，但内部的装修还算不错。夏想的办公室不算大，也分成内外两间，布置还算说得过去，沙发不算太旧，桌椅倒是全新的，一些常用的办公用品，也摆放有序。

夏想对办公室的布置还算满意，不管是桌椅还是布置，都比他想象中要好上许多。由此可见，邱绪峰就算对他再不以为然，再不感冒，也没有在办公室和办公用品上给他难堪。这也说明，他与邱绪峰或许有政治理念上的不同，但就算作为对手，邱绪峰也不会下乘到在小事上为难他。

夏想喜欢有素质有原则的对手，显然，邱绪峰良好的出身，决定了他在行事手段上可能嚣张一些，强硬一些，但不屑于施展不入流的小手段。

休息了片刻，喝了一杯自带的好茶，正要拿起电话给李丁山打过去，就有人敲门。

是方格。

方格一进门就惊喜地说道：“夏主任，你怎么才来？”随后意识到现在叫夏主任已经不妥了，就又改了口，“现在该叫夏县长了，嘿嘿，我都来了好久了，一直等得我望眼欲穿。”

方格还是有点轻浮，夏想也没指望他短时间内就能成熟起来，就笑：“你是李书记的秘书，盼着我来做什么？要记住，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。”

方格不以为然地说道：“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清楚？李书记和你就是一明一暗，是一路人。李书记也念叨你几次了，说你也该来了。”

说了几句闲话，别看方格举止不够稳重，不过毕竟老爸是组织部长，眼力还是不错，也看出了安县局势的复杂之处：“邱县长不简单，有时候说话很强硬，有时候办事很有魄力，而且大面上的事情又让人挑不出错来。按说是一个好县长，不过就是傲，对李书记不服气，总想挑战书记的权威，个人主义思想严重膨胀。”

夏想乐了：“果然是组织部长的公子，说话的腔调很官僚……说说看，你怎么就知道我来了？”

“我在楼上遇到了梅书记，她告诉我的。”方格一提到梅晓琳，眼睛就亮了起来，“夏哥，你别说，梅书记长得还真不错，不是那种让人一看就怦然心动的美，

但只要再多看两眼,就会发现她美得很有内涵,是我喜欢的类型。”

夏哥都出来了,夏想知道方格是说了实话,他激动或是说真话的时候,就爱叫他夏哥。夏想暗笑,就善意提醒他:“别乱拿领导开玩笑,梅书记你也能随便喜欢?她比我还大三岁,比你大得更多,别胡思乱想。”

“怎么了,想想也不行?”方格不太服气,“梅晓琳是书记怎么了,是领导怎么了?除了她的职务之外,她还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,也有需求。她不过就是比我大了几岁,正好,我就是喜欢年纪大一些的女人,知道疼人,不会像小女孩一样乱撒娇!”

夏想彻底无语了,只好摆摆手:“好了,好了,不再讨论这个话题了,小心梅书记听到之后不高兴。你先上去和李书记说一声,中午一起吃饭。”

办公大楼一到三层是政府班子办公,四到五层是县委班子办公,李丁山在四层。

中午一下班,夏想就先下了楼,刚到楼下就发现贾合开车等在门前,他也就不客气地坐进了后座,李丁山已经坐在车里。

夏想就和李丁山相视一笑,说道:“李书记,安县名为安县,实际上并不平安,比起坝县,局势可是严峻多了。”

李丁山点点头:“在坝县,我是书记,你是秘书,最高级别是副科。在安县,我是书记,你是副县长,目前级别是副县……我在安县估计待不到一年,不过我希望一年之后,你能当上常委。”

这话的潜台词就是,当年副科的夏想就可以不惧刘世轩,现今副处的他,更应该不怕邱绪峰才对。

贾合前些日子在燕市见过夏想一次,他可是亲眼目睹了夏想在短短时间内,由一个没有级别的县委书记秘书,迅速坐上了副县长的宝座,心中也是感慨万千,就开玩笑地说道:“再用不了多久,夏县长就不认识我贾合了,就算夏县长敢认,我都不敢认了。两年就当上了副县长,我还在原地踏步,连个媳妇都没找上。”

夏想笑着给了贾合一拳:“少跟我套近乎,叫什么夏县长,私下里还叫我小夏就成了。至于你的媳妇问题,不能怪别人,只能怪你自己胆子不大脸皮不厚……你留在坝县的一年时间内,怎么也没有看上一个?”

“杜部长想给我介绍张信颖,我就勉强答应下来。没想到张信颖虽然也认为我是救人英雄,不过说我不够黑不够高不够瘦,后来我一想算是明白了,她完全是按照你的标准在说我。”贾合发动了汽车,一边说一边开出县委大院,“太伤自尊了,我就决定,珍爱生命,远离张信颖,从此不在坝县谈情说爱。”

夏想还没来得及乐,坐在副驾驶座的方格大笑起来:“贾哥,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,你说话还这么风趣?太厉害了你,就凭你刚才的幽默还愁找不到女朋友?别急,回头我在燕市给你找一个……”

说笑声中,汽车开上了县城最大的街道柳条街,一直向西,然后拐到了烟花巷。



名叫烟花巷，却不是风尘之地的意思，而是一条美食街。贾合轻车熟路，不一会儿就开到一家名叫常山饭庄的饭店。夏想研究过安县的历史，说道：“安县在晋时为常山国房子县地，这家饭店叫常山饭庄，可见主人也是懂得历史之人。”

李丁山笑道：“答对了，饭店的老板叫萧何，和古代的名相萧何同名。我也是因为他的饭店名字起得雅，才进去坐了坐，没想到，饭菜也做得不错，就认识了。”

萧何今年四十七岁，个子不高，是安县当地人，当过兵，打过仗，上山开过矿，最后才开了这个常山饭庄。自从李丁山前来吃饭之后，他就特意在楼上专门给李丁山留了一个包间，不管生意多火，包间就是不对外开放，只留给李丁山一人。

倒不是他刻意巴结县委书记，而是来他饭店吃饭的政府官员虽不少，但李丁山是第一个说得出他的饭店名字来历的人，让他顿时对李丁山肃然起敬。一个了解安县历史的书记，不能说一定是一个好书记，但至少是一个用心研究过安县的书记，是将安县放在心上的书记。

所以性情耿直的萧何就将李丁山引为知己，他不管李丁山是不是看得起自己，就是愿意留一个房间给李丁山，时刻等候李丁山大驾光临。

李丁山也觉得常山饭庄的饭菜挺合口，也就常来。他不是那种欠账打白条的书记，每次都是自掏腰包，现款消费。萧何也不客气，按照七折的标准收费，不多收，但也不少收。他和李丁山之间的关系，完全是君子之交淡如水。

几人来到楼上的包间，里面布置得还算不错，圆圆的木窗之上糊着一层白白的窗户纸，屋顶上糊的是旧报纸，给人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，仿佛一下回到了十几年前。

李丁山坐好之后，呵呵笑道：“我就很喜欢这里面的怀旧感觉，不过对于小夏和小方来说，恐怕还是喜欢富丽堂皇的房间多一些。”

说实话，夏想其实也怀旧，不过他却说不出那种感觉。方格就没想那么多，他坐在李丁山的下首，一边发筷子，一边说：“李书记，别看我年纪小，我可是很成熟的。我不但喜欢怀旧的感觉，还喜欢成熟稳重的领导。”

夏想怎么听怎么觉得方格的话里有歧义，估计他口中的领导指的是梅晓琳。萧何亲自负责点菜，李丁山征询了一下夏想意见，就点了几个家常菜……



## 在安县会合

点完菜，萧何又免费赠送了一瓶他自己泡制的药酒，并向李丁山介绍了药酒的功效。一切安排妥当，正要离开，忽然听到楼下传来了嘈杂的声音，还有几个人骂骂咧咧的吵闹，紧接着是一阵噼里啪啦的碰撞声。显然，楼下有人动手打架。

一般遇到打架的事件，饭店老板总会吓得不轻，萧何却一点反应也没有，只